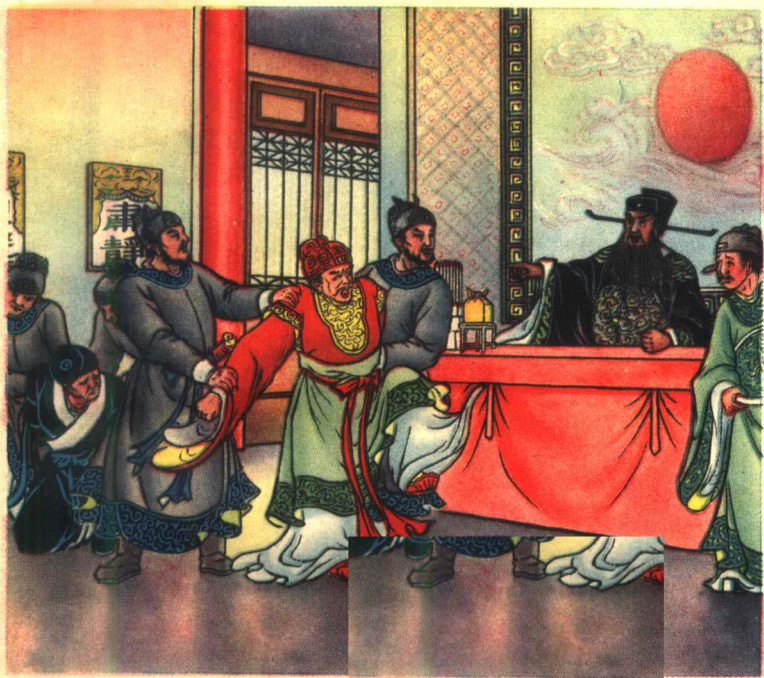




顏 文 改 編 胡 嫣 然 繪 圖

魯 齋 郎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戲曲故事

魯齋郎

顏文改編

胡嫣然繪圖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根據元人“包待制智斬魯齋郎”什劇改編的。它寫宋時皇親魯齋郎恃勢橫行，強搶人家婦女，先搶銀匠李四妻子張氏，後搶小吏張珪妻子李氏。由於李氏的機智、勇敢，終於救出了張氏，並一同向包公控告。包公不畏強權，將魯齋郎改為魚齊郎，奏准仁宗，把他斬首，為民除害。使兩家夫妻重慶團圓。

戲 曲 故 事

魯 齋 郎

顏 文 改 編

胡 媽 然 繪 圖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號

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-1/18 字數：20,000

1956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-40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226

定價(5) 0.12元

前 言

这个故事是根据元人关汉卿所著“包待制智斩鲁斋郎”雜剧改編的。但据各方面考証，著者恐怕不是关汉卿，当另有其人，可惜現在已經失傳了。这个什剧，属于包公戲一类。它的优点是沒有迷信果报的成分，也沒有封建道德的說教。还有一点，与其他包公戲不同。別的戲里，寫包公似乎威权很大，他可以随便將貪官污吏土豪惡霸正法；只有此剧寫魯斋郎虽然罪大惡極，包公却有所顧忌，不敢將他斬首，后來运用智謀，把“魯斋郎”改为“魚齐郎”，奏明仁宗，才能明正典刑。可見包公虽是清廉正直，不畏权势，但还是要費尽心力，才能替百姓伸冤理枉。这样寫法，越見得百姓的痛苦，也越顯出包公的可愛。

此剧原曲非常質朴，不过前后結構并不十分緊湊，而且有些不近情理的地方。我改編时，不能不修改一下。例如：一、魯斋郎究竟有何权力，为何包公不敢將他斬首，原曲十分含糊，我現在把他当做皇親國戚，这样便清楚了。二、張珪的娘子一見李四，即認為兄弟，这是不合情理的，我把它

刪掉了。三、原曲寫張珪、李四兩對夫婦似乎都太懦弱，我把他們的個性改得堅強了。四、原曲說魯齋郎將李四的妻子送與張珪，張珪受之不辭，李四的妻子也就跟了張珪，這是很荒唐的，我把它改掉了。五、張珪出家做道士，似太消極，大可不必，我也刪掉了。六、包公收養四個孩子，待十五年之後，方替他們伸冤，似相隔太久，我改為當時即將案子審結。七、智斬魯齋郎一事，原曲只從包公口中說出，似太簡略，我把它詳細寫出。八、最後雲台觀團圓一節，有些多余，我把它刪掉了。這樣修改，是否適當，還請讀者指教。

魯齋郎是宋朝仁宗時候一個勢焰滔天的皇親國戚。他是劉太后的姨外甥，仁宗皇帝的姨表兄弟。他母親死時，曾經把他托付劉太后，所以太后格外包庇他，便是皇帝對他也另眼相看。他曾經做過一任大官，橫行霸道，惹惱了鐵面无私的龍圖閣待制兼南衙開封府尹包拯。包拯上殿參奏一本，要將他斬首。可是劉太后硬替他說情，不許殺他。太后向皇帝說：“你若殺了魯齋郎，我將來死在九泉之下，有何面目見我姊姊！”皇帝听了太后的話，便將魯齋郎革職了事。

魯齋郎雖然經過這次風波，可是他自恃有皇太后做靠山，依然橫行不法，肆无忌憚。他罷職之後，居住在鄭州。地方官個個都懼怕他，把他奉承得象個土皇帝一般。別人家倘有名貴的東西，被魯齋郎看上了，他立刻派人前來索取。誰敢拒絕了他，他便隨意加上你一個罪名，定要害得你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所以鄭州百姓提到他的名字，都十分痛恨。

魯齋郎又是个好色之徒，每逢出外游玩，順便留心觀看

婦女，見有生得美麗的，不論誰家眷屬，都要強搶過來。被搶的婦女，順從他便罷；不肯順從的，往往一頓亂棒打死。便是順從了他，也沒有好結果。他玩得厭了，便隨意賞給豪奴做妻子。被他逼迫而自尋短見的婦女，不計其數，所以人家替他取個渾號，叫做“花花太歲”。鄭州城里的婦女，凡是生得略有姿色的，都不敢輕易出門，恐怕遇見了花花太歲，惹出禍來。

魯齋郎因為鄭州城里看不到美貌的婦女，覺得沒趣。他在許州另有一所住宅，所以便住到許州來。每日里騎着高頭大馬，帶了許多豪奴，在大街上橫衝直撞，找尋美貌婦女。

那一日下午 魯齋郎坐在書房里，看見心腹家丁魯榮站在旁邊，便問魯榮道：“今天早上，我們經過東大街的時候，我看見一個美貌的婦人，你可曾留意？”

魯榮笑道：“爺的心思我早猜到了。我見爺對那婦人看了兩眼，就知道爺已經看上了她。”

魯齋郎道：“但不知這婦人是哪一家的？她丈夫叫什麼名字？”

魯榮道：“小的已經打听明白，那婦人娘家姓張，丈夫姓李，名叫李四，是個做銀匠的。”

魯齋郎道：“原來是個銀匠的老婆，這就容易。派個人去通知那銀匠，命他把老婆送來，不怕他不依。”

魯榮搖手道：“且慢！萬一那銀匠是個不識抬舉的東西，

帶着老婆逃走了，我們哪里去找他？据小的看來，还是爺親自去走一趟，借点事由，把那妇人弄回家來，这样才比較可靠。”

魯斋郎道：“我們到他家里去，总要有个名目才好。”

魯荣道：“这很容易。我們帶一把破的銀酒壺去，只說叫他修理酒壺，等到看見那妇人，搶了就走，怕她逃到哪里去。”

魯斋郎点头道：“此計甚妙，我們立刻就去。”

于是魯荣帶了一把破的銀酒壺，跟随魯斋郎出門。魯斋郎騎着馬，后面跟着魯荣和十几个家丁，还帶着一乘空的小轎，浩浩蕩蕩，直奔东大街而來。

那銀匠李四是本城人，妻子張氏，已生下一双兒女。兒子六歲，名叫喜童。女兒四歲，名喚嬌兒。李四在自家門首开一家小小的銀匠鋪，一家四口，靠着手藝度日。只因鋪子小，沒有伙計，李四不在家的时候，張氏便坐在櫃台里照管鋪子。这天早上，李四有事出外，張氏在櫃台內坐了一会，不料魯斋郎剛巧从門口經過，被他看在眼里，以致惹出了一場飛來橫禍。

魯斋郎來到銀匠鋪門前，丟鞭下馬，帶了魯荣大搖大擺地走進鋪子里來。这时候李四正在櫃台內工作，見有客人上門，慌忙起身迎接。

魯斋郎問道：“你是銀匠嗎？”

李四道：“正是。”

魯齋郎道：“我們到这里來，并無別事。我有一把銀酒壺，被丫頭們弄壞了，你與我修理修理。要多少銀子，你只管說。”

魯榮把酒壺交與李四。李四看了一看，答道：“這酒壺雖然破了，修理起來很容易，不用多少銀子。”

魯齋郎回頭向魯榮道：“你給他十兩銀子，大概不少了吧？”

魯榮拿十兩銀子給李四。李四想，僅僅修理一把酒壺，為什麼要這許多銀子，便道：“這銀子小人不敢收。”

魯齋郎道：“你不肯收，難道嫌銀子太少！”

李四听他這麼說，便不敢回答，只得把銀子收下。

魯齋郎接着又道：“我看你為人誠實，有心要抬舉你。我府上還有許多銀器要修理，你能跟我去拿嗎？”

李四不敢推辭道：“可以可以，我跟着就去。”

魯齋郎道：“且慢！這鋪子里只有你一個人，你跟我們走了，這鋪子交給誰照管？”

李四道：“不妨事！小人有個妻子，可以喚她出來。”

魯齋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快把妻子喚出來，我們就要走了。”

李四不知是計，果然把張氏喚出來。張氏帶了兩個孩子，走到外邊，向魯齋郎道個萬福。魯齋郎目不轉睛地看着她，忽然向李四道：“你是要照管鋪子的，不能走開。我家的銀器，還是讓你娘子跟我們去拿吧。”

李四听了一楞，忙道：“她要照管孩子的，还是我自己去拿吧。”

魯榮發話道：“你这人太不懂事！这是我家大人看得起你妻子，你就讓她去走一趟，有什么不好！”

李四回头看着張氏。張氏着急道：“我要照管两个孩子，我不能去。”

魯齋郎見他們不肯上鉤，便沉下臉來道：“李四！我問你，你这妻子是哪里弄來的？”

李四听他問得奇怪，知道不怀好意，忙答道：“这是小人結髮的妻子，娶過來已經七年了。”

魯齋郎瞪着眼道：“胡說！她明明是我府中的丫头，逃走了三年，一向沒有找到，原來却躲在你的家里。你怎样將她拐來的？”

李四理直气壯道：“我的妻子是本地人，并不是府上的丫头，大人休要認錯了。”

魯齋郎大怒道：“我哪里会認錯！你拐了我家的丫头，还要抵賴。如今快快把这丫头交还我，如敢違抗，我就將你送官究办。”

李四見魯齋郎这样不講理，只是叫屈。張氏站在旁边，急得两淚交流，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魯齋郎向魯榮使个眼色。魯榮把手一招，十几个豪奴冲進門來，搶了張氏就走。張氏一面掙扎，一面高叫救命。两个孩子吓得直哭。李四上前攔阻，被他們打倒在地上。魯榮指揮众豪奴，將張氏拖



圖 1. 十几个豪奴搶了張氏就走。

到門外，推在小轎里，抬起就走。魯齋郎也出門上馬，得意揚揚地回去了。

張氏被搶去以後，左右鄰居都跑了過來。李四一邊哭，一邊向眾人訴說。大家都替李四抱不平。有的道：“清平世界，這樣強搶良家婦女，難道沒有王法了嗎？”有的道：“這就是著名的花花太歲魯齋郎，在鄭州不知搶過多少良家婦女，如今又搶到許州來了。不除滅這個惡霸，地方上決不會安靜的。”大家安慰了李四幾句，便各自散去。

二

李四突然遭此橫禍，看着兩個失掉母親的孩子，萬分

悲伤，父子三人，抱头痛哭。第二天，李四实在忍不住这口气，拚着性命，想往知府衙門告狀。誰知出外一打听，魯斋郎已回轉鄭州去了，于是把两个孩子托付親戚照管，自己赶往鄭州，預备控告魯斋郎。但是他到了鄭州，不知道知府衙門在哪里，也不知道魯斋郎住在何处，一个人在大街上瞎撞，心里又是气惱，又是悲伤。他原有心痛病，这天突然复發起來，一陣陣疼痛难忍，不能行走，只得坐在人家大門口的石階上，手捧着胸口，喊着疼痛。

这时候恰巧有一个官人經過，看見李四那个形狀，便上來問他道：“你这大哥，看來不是本地人，患着什么病症，为何在这里喊痛？”

李四道：“小人是許州人，今日才到这里，只因心痛病复發，所以十分痛苦。”

那官人道：“我是这里鄭州六案都孔目●張珪。我家娘子能医治心痛病。你跟我家去，問我娘子要一服藥吃，便可痊愈。”

李四大喜，勉强站起來，由張珪攙扶着，同往張家。

張珪的娘子李氏，乃是華州華陰縣名医李伯和的女兒，家学淵源，精通医朮。嫁了張珪，已生下一双兒女，兒子金郎，女兒玉姐。金郎五歲，玉姐三歲。那李氏生性好行方便，有人知道她懂得医道，上門來請她治病，她总是尽心診治，不受酬报，連吃的藥也是奉送的。

● 孔目——北宋時，各衙門的司法吏，称做孔目。

这天張珪把李四扶到家中，向李氏道：“这位大哥是外鄉人，忽然心痛病复發，难以行走。我帶他回來，請娘子替他診治一下，这也是一樁好事。”

李氏道：“不打緊！我有上好的心痛藥，吃下去就能痊愈。”說罢，拿出一包藥粉來，給李四服下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李四的心痛病果然痊愈了，便向張珪夫妇再三道謝。

張珪問道：“你这位大哥，姓甚名誰？作何貴業？到这里來，可有什么公干？”

李四道：“小人名叫李四，打銀为生，只因有人欺侮我，所以特地前來告狀。”

張珪道：“我是这里六案都孔目，正管着告狀的事。是誰欺侮了你，你告訴我，我可以替你作主。”

李四連忙拜謝道：“小人來到这里，人地生疏，正不知道往哪里去告狀，現在你肯替我作主，真是我的恩人。”

張珪把李四扶起來道：“你要告的是誰？”

李四道：“实不相瞞，我要告花花太歲魯齋郎，因为他搶了我的妻子。”

張珪大驚，忙向李四連連搖手道：“哎喲！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。魯齋郎乃是皇親國戚，勢焰滔天。他搶了你的妻子，你便是往皇帝那里去告御狀，也是沒用。幸而你今天講給我听，还不打緊，若是被別人听見了，只怕你的性命难保。我劝你还是速速回轉許州去吧。”

李四听張珪这样講，呆了半晌。倒是李氏在旁听得气

起來，便向張珪說道：“那魯齋郎專門強搶良家婦女，實是可恨。你应当替他想個辦法才好，休要推開不管。”

張珪搖首道：“不是我不肯管，實在是不能管，不敢管。我早知道他要告魯齋郎，我便不會把他帶到家里來了。”

李四跺着腳道：“不管魯齋郎勢力怎樣大，我拚着這條性命，定要告他一狀。難道朝中的文武百官，沒有一人能替老百姓伸冤理枉嗎？”

張珪忽然拍手道：“我倒想起一個人來了。只有此人能替你伸冤。”

李四忙問道：“是誰？”

張珪道：“便是包龍圖包大人。”

李四點頭道：“我也聽得人家說，包大人是當今第一個清官。我就往開封府去告狀，請包大人替我伸冤。”

張珪道：“且慢！包大人如今不在開封府，他奉旨到各地察訪民情去了。聽說再過十天半月，就要回京復命，鄭州是他必須經過的地方。依我之見，你如今暫且回家，把家務料理清楚，十天之後，再到這裡來。等候包大人經過，上去喊冤，他自能替你作主。目下你千萬不要逗留在鄭州，免得被魯齋郎知道了，又要害你。”

李四听張珪說得有理，便依他的話，當即起身告辭，回轉許州去了。

過了十天，那一日，正是清明佳節，家家戶戶，都要祭掃坟墓。還有一般文人雅士，以及游手好閑的富家子弟，大家

到城外去踏青，游山玩水，飲酒作樂。所以這一天鄭州城外風景好的地方，遊人來往不絕，十分熱鬧。

張珪的祖墳就在西門外一座小山腳下，每年清明節，他總要帶着妻子兒女前去扫墓，順便在附近地方踏青游玩。今年按照老例，夫婦倆帶了金郎、玉姐，一同往城外扫墓。墓旁原有几間庄屋，管墳的便住在里边。祭掃完畢，到庄屋里休息。吃過午飯，就在附近山腳下走走。李氏輕易不出大門，今日到郊外游玩，對着那青山綠水，感覺十分愉快。散步了好一會，走得有些疲倦了，才回到庄屋里休息。兩個孩子不肯進去，便仍在門外玩耍。

這天魯齋郎恰巧也到西門外來踏青。他自從強搶了李四的妻子張氏，帶回鄭州，再三逼迫，怎奈張氏誓死不肯順從。魯齋郎大怒，將她痛打一頓，關在空屋里，命仆婦丫頭從旁相勸。勸了几日，張氏還是咬緊牙關，不肯應允。魯齋郎未能如願，心里有些昏悶。今天是清明節，便帶了十几个家丁，到城外踏青散悶。家丁們帶了彈弓，到處打鳥作樂。一路出了西門，見樹頭上鳥雀甚多，大家便拿彈弓打鳥。只是瞄得不准，彈丸亂發，鳥雀都飛走了，一只也沒有打到。

魯齋郎看着笑罵道：“你們這些不中用的東西，連打個鳥兒都不會，白白地丟了許多彈子。”

眾家丁道：“小的們怎及得爺的眼力。爺是練過弓箭的，眼力准，手勁好，打出來的彈子，自然百發百中。稍停請爺打一只鳥給我們瞧，也讓我們學些手法。”

魯齋郎被奉承得高興起來，便道：“這些小麻雀兒，我也犯不上去打它。看有什麼好的鳥兒，我就打一只給你們瞧瞧。”

他們邊說邊走，到了張家庄屋附近。剛要走下山坡，魯榮忽見那邊樹頭上有一只黃鶯兒，羽毛生得十分美麗，便指給眾人看道：“你們瞧，好看的鳥兒來了。這是一只黃鶯，我們不要驚動它，讓爺自己來打。”

魯齋郎一時高興，接過彈弓，扣上彈丸，瞄準那黃鶯兒，發出一彈。誰知魯齋郎打彈子的本領，也和眾家丁差不多，彈子飛去，落了個空。黃鶯兒吃了一驚，逃得無影無踪。那彈丸落下來，恰巧打在張珪兒子金郎的頭上。幸而那彈丸已在下墜的時候，沒有多大力量，只擦破了金郎額上一層浮皮，流出血來。金郎正在玩得高興，突然打中一彈，痛得抱住了頭，放聲大哭。

魯齋郎看得很清楚，見彈丸沒有打中黃鶯，却打傷了山下一個孩子，臉上十分尷尬。魯榮看見主人這副模樣，忙向眾人解釋道：“你們可知道，這就叫做聲東擊西法。爺明明要打那孩子，却偏說要打黃鶯兒。你們瞧，那孩子果然被爺打中了。爺真是神彈子，百發百中。”

魯齋郎笑道：“偏是你這鬼精灵，能懂得我的意思。我放着人不打，為什麼要打黃鶯兒呢？我借那孩子的腦袋做個靶子，不是很好玩嗎！”

大家眾口一詞，恭維魯齋郎是神彈子。魯齋郎得意揚

揚，帶了众家丁一路下山。

張珪正在屋中和管坟人閑談，听得金郎哭声，忙出去觀看，才知半空中飛來一顆彈子，把金郎的头打破了。四下一望，远远地看見一羣人正在山坡上走下來，有人手里拿着彈弓，那彈子分明是他們打過來的。一時氣望上冲，也沒看清楚是些什么人，便指着他們罵道：“你們這班混帳東西，閑着驢蹄狗爪，却到这里來打彈子。瞎了你們的狗眼！怎么把彈子打到人家頭上來了？”

這時候魯齋郎正在一步步走近來，張珪高聲叫罵，被他听得清清楚楚。他認得張珪是知府衙門里的孔目，哪里把他放在眼里，大踏步上前，厉声喝道：“張珪！你在罵誰？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了？”

張珪見來的是魯齋郎，大吃一驚，忙跪下叩頭道：“小人該死！不知道是大人駕到，一時胡言亂語，還望大人恕罪。”

魯齋郎聲勢汹汹地嚷道：“你罵得我好厉害，我怎能放你過去？來！把他帶回家去，重重地捆打一頓，問他可敢罵人！”

張珪只是叩頭哀求。這時候李氏也从屋里走出來，看見兒子被人家打破了頭，丈夫還要向人家賠禮，十分詫異，便問張珪道：“這是怎麼一回事？哪里來的混帳東西，把我家孩子的頭打破了，你还跪着作甚？”

張珪忙搖手道：“這一位便是魯大人，你休得胡言亂語。”